

虫 儿 著

臨近冰點的風



大 连 出 版 社

臨近冰點的風

●虫 儿 著

(辽) 新登字 15 号

臨近冰點的風
虫 儿 著

大连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经销
(大连市中山区大公街 23 号) 邮编: 116001

辽东印务中心制版
辽宁省气象局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 × 1092 1/32 字数: 120 千字 印张: 6
1995 年 8 月第 1 版 199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: 1 — 1000 册

责任编辑: 李新民 责任校对: 南 楠 封面设计: 金成发

ISBN7 — 80612 — 106 — 4/1 · 24

定价: 6.00 元

001	摆弄“砖头”的人们
028	窃电猛于虎
044	城门，洞开之后
063	离婚的困惑
086	忧患的呕吐物
098	非常态死亡录
114	火灾猛于虎

●
目
录

123	告別吧：那酸楚的美
128	走出心灵的大漠
137	路 标 泪
147	开枪，为腐败送葬
161	知否，知否，多么盼你归
169	● 目 录
177	官司在咳嗽中凯旋得太累

摆弄“砖头”的人们

搓麻将，是在搓绳子呀，捆自己！

——作者提示——

麻将，不过是 136 张牌。有人把它比做砖头，它的形状也真如砖。忽如一夜“东风”起，摆弄砖头的人越来越多。多如繁星，多如牛毛。

如森林般的手尽情地拆“墙”，如痴如醉地拆“墙”。拆了垛，垛了再拆。一座麻将的“长城”被搬上了中国的方桌。

对此，秦始皇流泪了！孟姜女开始哭了！

——题记——

上 篇

老中青少纷纷涌入麻坛，搓麻将已呈公开化、普遍化、经常化、赌博化的趋势。

这“四化”现象令人忧心忡忡，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，应该激起我们足够的警觉。

A

麻将的“生日”满打满算还不足 100 岁，可崇拜、迷恋它的人却很多

一提起清朝，人们不由想起曹雪芹、吴敬梓的同时，更会想起那梳着长辫子的男人，及至清朝的腐败，一直到没落无能。可是，我们如今玩的正宗麻将，正是在清末才正式诞生的。

麻将，算不算也是一种发明？如是，那么，仅从这文化产品有《红楼梦》等，娱乐产品有麻将来看，贡献还真不小呢。虽然麻将远远不及造纸、火药、印刷术之类的发明那样辉煌和宏伟，至今全世界的人们，还在受用不疲。可是，麻将做为中国专利权的拥有国，不仅引起在整个亚洲盛行，就连欧美也把它视为古董珍存。据资料记载，20 年代初期，牌面上标有阿拉伯数字的英文字母的麻将，做为中国的文娱“土特产”，洋洋气气地漂洋出海，竟是我国那个年代出口的巨额商品。

麻将也荣光过，也骄傲过。

然而，不知怎么，麻将这东西，你别看它还不足 100 岁，可是近几年，它的魔力却非同小可了。

请看 1989 年某市的抽样调查：在 100 名青年工人中，业余时间搓麻将者达 34 个；在 124 位离、退休老干部、老工人中，竟有 92 人终日靠打麻将来“安度晚年”；一所有 755 名学生的小学校，有 682 名学生的家长嗜好玩麻将，在

其家长的“赤化”下，383名学生也学会了打麻将。

一些在校的中、小学生步入麻坛的现象很惊人。

某县中学初二二班，共有44名学生，二分之一会搓麻将。在调查的三个不同年级的166名学生中，有51人会打麻将，占被调查总数的30.72%。

这是不允许我们不认帐的客观事实。尽管用麻将做赌具的赌博行为（注意，赌博行为与赌博犯罪是有区别的。因赌博而犯罪，即主罪是赌博的，并不是大多数。），多带有娱乐色彩。可是，我们不难发现，人们打麻将已由偏僻幽静的小院，遮遮掩掩的“地下”转入到闹市街巷，成为公开化；由在家庭搓，又发展到厂矿、机关、旅店、饭店等地，介入者囊括了老、中、青、少的男男女女，呈普遍化。农村已由过去的赌博的季节性，而转为不分季节，城市里的居民也由过去的节假日里偶尔打一打，而转到天天“战犹酣”，呈经常化。赵本山在《麻将与豆腐》中的“不管熟不熟，不分多大肚儿，全都干穷和”这句台词，很能总括麻将热的状态。

如果仅仅是前“三化”，还不那么令人杞人忧天，问题是，这“四化”的核心一化是赌博化。

输得家破人亡的有之；输进了监狱的有之；输了自杀的有之；输掉脑袋的有之；输了妻子的有之；输了儿子的有之。

着了魔，发了疯，不知为哪般？

贫乏的文化生活，单调的娱乐天地，使麻将成了“主帅”，信仰的匮乏，修养的低劣，使麻将成了许多人的生命支柱。

B

麻将市场拔地而起，一个广东仔，仅在辽宁本溪就发了麻将财

笔者曾去过：南京的夫子庙，成都的都江堰，重庆的解放碑，还有两广及福建等地。好家伙，这些地方的麻将市场、麻将专业户，真是“海了”。看一眼，望不到头；转一圈，尽是“条、筒、万”，置身于那里，仿佛掉进了麻将的“海洋”。

笔者在沈阳，曾看过这样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场面。我们刚出站台，只见前面一个汉子，肩背两个大旅行袋，手里还捞着一个更大的旅行袋。捞着、捞着，突然之间，肩上那两个旅行袋突然坠地。只听“哗啦”一声，那麻将牌象水溅一般，“射”了一地。

那个汉子好可怜，象找珠宝一样满地地捡。嘴里还直咕嘟着，这下可砸了，这下可砸了。

在辽宁本溪东明一条街，有一个广东仔。这个广东仔，是1982年由于父亲转业到溪，所以他跟着北迁，在山城落了户。谁能想到：就是这个广东仔竟在本溪发了麻将财。

他叫宋家庆，28岁。他之所以能发财，完全是因这几年麻将的空前兴起，抑或说是打麻将的人越来越多的关系。

他的财发得很顺，很轻松。

他在东明一条街西端，本钢体育场对面、计量局右边有一个亭子。那亭子很“瘦”，跟街旁巷侧，楼前屋后那多如牛毛的火柴盒般的简易售货亭没啥两样，充其量15平方米。

这个亭子是租的。月租金 50 元。

他用这个亭子开了个“飞时文化用品经销部”，招了一位妙龄秀丽的女孩做店员，自己当起了老板来，他自己任命自己为经理，专门经销麻将。

尽管本溪商业大厦、环球商场等等不止几十家的大中小国营、集体、个体的商店，都辟有麻将柜台，可是以麻将为主，迄今，全市还独一无二、仅此一家。

他的生意非常好。

请看笔者采访宋家庆时的一段采访笔记。

“请问你一天能卖出多少副麻将？”

“平日十几副，甚至几十副，春节等等节日里，一天能卖出 1000 多副。”

“那么一年能卖出去多少副呢？”

“10000 副挡不往。”

“是否可以告诉我们，你一年能挣多少钱？”

“2 至 3 万元吧！”

仅从这个小店中，我们便可以发现一个颇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：麻将天天在走进万户千家。

从这里推及开来，全国几百个市、几千个县，那么麻将的拥有量无疑是世界之最了。这样的世界之最可否光荣？如果单纯地高层次地玩一玩，那也就罢了。问题是：很多人砌“墙”时，用的不是“水泥”，而是在用钱“勾缝”。

C

她“生产”了一个儿子，也“生产”了一个赌徒

这个赌徒，是个20多岁的青年。他头发蓬散而长垂，脸苍白而无色，眼虚泡而无神，手蜡黄而无光泽。一眼看去，你会断定：他是个典型的“夜猫子”。

他嗜赌如命。然而，他并没以此发迹，反而债台高筑，欠赌债近四千元。被债主逼得死去活来，无奈，铤而走险，在一次盗窃中被抓获。铁窗中，他回想着自己所走过的路，真是欲哭无泪，欲泣无声。

他的母亲是个巾帼麻将手。他在学校，课堂听老师讲文化课，回到家里“听”到的便是麻将课。

一次母亲为了能安心地打一下午麻将，竟给他吃了几片安眠药，使他死死地睡了一下午。这是一般母亲做不到的，可他的母亲居然残忍地做到了。

还有一次，那是盛夏的一个星期天。他口渴，向母亲要钱，想买一根冰棍。他的母亲正在打麻将，先是白了他一眼，之后又数落了他一顿。在牌友们的劝说下，她才给了他两角钱。

那天，母亲点子不正，输了一百元。等牌局散了以后，母亲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，说是打牌时，有人讨钱最不吉利。

以后，不知怎么，母亲再也不给他吃药，再也没有数落他。那是因为他也迷上麻将。近麻则麻麻！

还记得有一次，他看他们打麻将。母亲可能是因为打的时间太长了，那把在庄上，别人打了一张牌，她刚想准备摊牌，他大叫了一声说，不能和牌，你没有幺九。

破天荒，母亲大大赞美了他一番。后来干脆就让他亲自打麻将了。

从那时开始，他便成了麻坛中一颗新星了。一开始，母亲给他拿本钱，输了算她的，赢了归他。这样的“买卖”谁不愿意做呢？

有一次，他面前的钱像小山似的，至少有几千元。过后，母亲一反常态，把钱全部要了回去。他反驳了几句，可她却说，你也应该交点学费了，养育之恩不管你要，就够便宜了。

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那一次他真地体会到了这句俚语的含义，什么父子情、母子爱，全都他妈的扯淡。从那以后，他便自己出去搓，然而，最终他自己把自己搓进了监狱。

母亲是伟大的，伟大的母亲甚至能孕育一个世界。然而，有的母亲也是渺小的，他的母亲便是一例。她给世界酿生出一种悲哀，一种罪恶。

麻将的低龄化很使人担心。我国现在的少年，本来就缺少诸如：民族、传统、信仰等的专门课，有些家长还给他（她）补上一门麻将“课”。这是对未来的犯罪！

D

醉“方城”醉得天昏地暗；爱“擂台”，爱得死去活来小小的麻将牌，就使那么多人不堪一击，可见文明的孱弱，心理文化素质的低劣！

上海市有一孕妇，可谓天下第一麻将迷。遗憾的是世界吉尼斯世界纪录还没有收这个选题；遗憾的是中国还没有成立麻将协会，否则的话。这位孕妇该当选会长。

这位孕妇即将要分娩，然而，他经不住麻将的诱惑，继续照搓不误。管他什么肚子痛，管他什么能得产后风。第一要求，麻将也！

婴儿并没有耐性，也没有等她搓完麻将再生。就在这位孕妇搓得起劲入迷的时候，那个小生命露头了。

有的婴儿生在战场上，有的婴儿生在公共汽车上，可这位婴儿却生在了麻将桌下。

不知道，等这个小孩长大之后，他的母亲，他的父亲，会不会告诉他，他是生在另一个“战场”上——麻将桌下。

就在笔者写这篇报告文学时，恰恰又看到了一条消息，现在也一并写上：

一位55岁的老人搓麻将搓至深夜，因心脏病突发，当场昏倒，在送往医院途中猝死。

据公安部门了解：死者是上海柴油机修理厂工人。

天津市某农村。一个姓芮的村民，去年春节后，妻子领儿子和女儿去娘家小住。这下，他就象如鱼得水，也似脱缰野马，便整天泡在赌场里，饿了在外边随意找点东西吃。他每天深更半夜才回家，炕凉就烧上一把火，他家的那锅水，几天里就被他烧来烧去。

几天后的一个傍晚，妻子领儿带女回家。做饭时，锅里的水已冻到底。无奈，用了很长时间，才把水烧开。尔后，就用那含有大量硝酸盐的水做了饭。谁知，吃完饭后，便一个个不睁眼，嘴吐白沫。好在抢救及时，才幸免一死。

鄂南一带，也更有把麻将当做生命第一需要的赌徒。

他们的动脉里，流出的都似乎不是血，而是“一万”、“二条”之类；他们吐出的气，都似乎不是气，而是“东南

西北风”了。

请看下面一组短镜头：

一赌徒大战 24 小时后回家，妻让他领儿在火盆边烤火。赌徒很累，便睡，昏昏然，竟入梦。梦中还在打麻将。打着、打着，单吊“八万”，猛惊醒，双手一推“牌”，大叫一声：“和了”。然而，就在同时，他的儿子却被扔进了火中。

又一赌徒，生性好赌。且只有一臂，然而，他就像武松单臂擒方腊一样能，和正常人打牌决不两样。他一日也不能离牌桌，妻子劝他千次万次，但他决无悔改之日。有一天，妻子找到赌场对他说：“你要再赌，我就死给你看。”他丝毫没有惧怕，一边继续搓，一边说：你去死吧，我不后悔。妻子真的自杀了。当人们告诉他，你的老婆真的自杀了后，他依旧再赌，而且说：死了算了。

还有一赌徒，一次输了个底朝天，恍恍惚惚回家。不小心跌入了深坑，一条腿残废了。几个月后，还是拖残腿照赌不误。然而，还是个输。气得他断自己一指，对天、对赌友发誓，永不再赌。可是，这赌徒就像吸了鸦片一样，几个月后，又步入赌场。

李某，刚过不惑之年，赌了 5 天 5 夜也未曾小憩。最后一天的凌晨，他抓了一手好牌，开门后，就等和“三、六、九条”。谁料，他摸了个“红中”，脱手打出。谁料，别人和了。李某顿时口吐鲜血，死在麻将桌上。

湖北省大塘镇公路边，有两座新坟，其中一坟头有块墓碑写着：“此人嗜赌数月，输钱数千，于公元 1987 年 5 月 28 日一索悬梁。翌日，母亦自尽。呜呼！去者已矣，来者

戒之。”

“一四七，三六九，九九归一带彩走；二五八，将在手，做庄和牌不作愁。不管是东南风，还是西北风，都能白发中，白发中。”

这是一支经麻将迷们改词的麻将歌。

也是赌博的葬歌。

看来赌博的劣根，不是一朝一夕就能铲除的。它跟文明发展往往不同步。有时文明越发展，社会越进步，而犯罪与邪恶也跟着发展。应魔高一尺，道高一丈。

看起来，我们的教育和法治这两针“卡介苗”，给国人在娱乐上的注射量及方法还远不够！

麻将象水，赌博者似舟。赌博者总幻想，那“水”，只能载“舟”，不能覆“舟”。然而，实际上，那水，只能覆“舟”，不能载“舟”。

——作者提示二

麻将热，真有些象“多米诺骨牌”一样，连锁的副作用产生不少。如果麻将变成“潘多拉魔盒”，那就更糟了。

——题记二

中 篇

E

人在麻将上的动物性

大自然的最后一次杰作，创造了人。然而，人还没有完全彻底摆脱动物性。在麻将上的输赢，由于输赢而表现出的残酷，证明了有些人已把自己“还原”成野兽。

请看公安部门给笔者提供的案卷。

李某，男，28岁，工人。在一次赌博中，李某一夜之间赢了1000元，早晨散伙时，刚想走，被另几个赌徒叫住。声称：就这么走吗？言外之意应“冒风”（冒风：系赌场上的黑话，意思是赢家要赏给输家及围观者钱）。然而，李某根本没理睬。话不设机，输者红了眼，赢者“黑”了眼，于是，双方殴打起来。殴打中，李某被刺了一刀，这一刀捅破血管，由于流血过多而死亡。

28岁的男子汉，青春还没有生出“尾巴”呢，就死于赌博，难道这也是“一博”吗？他扔下了一个新婚不久的妻子，还有未满周岁的儿子。

他的墓志铭应该写上什么呢？

周某，男，31岁，农民。打麻将赌博一直“点背”，屡战屡败，屡败还屡战。一天，他把最后的一点钱也“献”给赌场后，还不肯鸣锣收兵。没钱怎么办？他红了眼，竟然把两岁的儿子卖给了人贩子。尔后，拿着卖儿子的2000元钱又重返赌场。结果落了个妻疯子散。

“路有冻死骨”的时代，卖儿卖女也就罢了，可家家朱门酒肉香的新社会也卖儿卖女，却是因为赌博。这说明人富了，思想容易“穷”；穷得变形了。

王某，32岁，司机。他因工伤在家休养。谁知，这期间家中不幸之事接踵而来。先是他6岁的儿子得了肝炎，接着他的父亲又患了脑溢血。王某好不容易东挪西借，凑了

2000 元钱，想为他儿子和父亲治病用。也真邪，借到钱的当天晚上，他就一头扎进赌场，天还没亮，他的 2000 元钱就全输光了。

人们都愿意用“狼心狗肺”这个贬意成语形容那些干坏事的人。可，有些赌徒未见得有“狼心”，也未见得长“狗肺”。因为据说狼虽残忍，但终生只“娶”一个伴儿；狗，无论主人怎样穷，他都不离开主人家。

有些赌徒，没有心，也没有肺。

云南富宁县有一个不孝之子，输得差点光屁股了。因为没钱再赌，居然把自己的亲娘当赌注，出卖给赌场上的一个“老光棍”，接着，拿卖老娘的钱，继续赌。

麻将不过 136 张牌，形如砖。但在赌徒手里，却把它“砌”成了一个赌钱场。在赌徒的眼里，那麻将就是一张张“孔方兄”。“孔方兄”也着实像“蒙汉药”，麻翻了许多禽兽不如的汉子。

F

“万元户”在麻将上的效应与反效应

“万元户”这个词在社会走红后，它的诱惑力，对于很多人来说，也决不轻于哥伦布追求新大陆。

为了能当上“万元户”，真是小鸡不屑尿，各有各的道儿；八仙过海，各显其能。

有一个赌徒在回答公安人员的讯问时，大言不惭且非常坦率地说：知识分子用智力，可以赚钱；工人用劳力，也可以赚钱，而我，既无智力，又无多大臂力，因此，我便想打